



困學紀聞

イ仁5
1073
2



困學紀聞卷之六

後儀王

應麟

伯厚甫



春秋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

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云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取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云而風未云清議蓋寧示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



困學紀聞卷之六

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霸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九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

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如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鄭未朝以為經傳所記

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無存之法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色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

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

東萊集解不取

隱元年前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九言即立或言中立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

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糊致定禱然物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

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閔曰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

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經今

止有五十餘國通或夷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寶

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

記為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脩春秋百二

十國寶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

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
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
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
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
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

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
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
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
出奔衛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觀之履

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惡於未萌必謹其
微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
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
之時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
之衰乎賈摯秦摯列於周書甘棠摯與編之
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
史作於文公主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止
齊後傳曰之朱文公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
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問史書之問

尚有史况一國乎

愚謂酒則諸侯有史矣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

精者不過二十六

精之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

失之唐一行得二十七

者朔差本朝衛和得

三十五獨推十八年三月古今莫不入食法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

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

哀二十七年凡三十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

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

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漢高帝三年十月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

年無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

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

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

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

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

孟子題辭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薰生

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
哀平間薰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
耳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
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
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
尤氏陳魚之說非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
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何休
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殷之

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元儒以為妄

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
也若漢樂大是也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

劉質夫說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雲其霜
不殺故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
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
木猶犯干之而况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
也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
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

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蟻或者隸古春秋作有蟻

爾雅食葉蚘音特爾雅負蝨臚肥郭璞曰蟻蟻

矣江休復雜志唐產蝨有舊本山海經蟻

蛄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也

郎顛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

於僖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

德衰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

衮鉞一時薰猶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

錮慕其流芳也我朝鑄工之微不肯附名黨

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

俗之機乎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

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仲子之期字書其名成風之賄王不書天正三

綱也公羊氏乃有毋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

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

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晉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晉命程子

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以為自相命非正也
止齊亦以為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
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齊衛晉命此
霸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霸
凝冰堅其來漸矣

書郊九皆卜不言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大雩二
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
公之時兵權在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起

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
之曰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
尚未亡即以為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
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

春秋三書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須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
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
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
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為變甚
於彗矣

齊有彗星見於
傳而經不書

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
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
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
命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
感天地為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
甚可畏也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
狼也晉人無信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春秋
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匄帥師侵

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
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利
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
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
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
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
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
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及其

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
伯不能弁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
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
侯方城楚立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立而不
著其城之者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
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
孔子稱九合諸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
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
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

僖元年六國會于禚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
八國會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
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
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
侯也杜立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
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
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
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
為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
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犒師之詞

云爾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咄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盟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吉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陸農師稱之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攻媿謂真得夫子心法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

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

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

今僅見三事而已御史中丞衆議薛况之罪

孔季考斷梁人之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

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

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

者也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傳

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為

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

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鹽鐵論

呂步舒美
上而見獄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
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
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
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
敵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桓以許田賂鄭宣以濟西田賂齊身為不義而
以賂免取宋郕鼎納莒僕寶玉人欲橫派天
理滅矣末流之敵貨苑鞅而昭公不入矣竊
寶弓而盜臣肆行矣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

三叛人以邑來知利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
有不奪不廢之戒

公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
五其簡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尊卑
之分不明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魯為有
道之國道焉在哉

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者宣公緇亂此狄入衛之
兆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
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
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

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
故稱入焉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
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
國無人焉如外虛邑故言吳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
稅畝焉故皆書曰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
時初租禾初為賦取法乎春秋

陳同甫春秋屬薛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
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
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

來盟曰諸侯以國事為家事聖人以國事為
王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林入于許曰不
能大復國於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
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弊
大夫宗婦覲用弊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
而遂廢夫婦之常禮不以疆弱而有加鄭伯
逃歸不盟鄭伯乞盟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
舉動無異於匹夫宋公會于孟戰于泓曰與
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
翟泉晉人秦人圍鄭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

時而怖工於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狄圍衛
衛遷于帝丘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曰避夷
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
中國之無霸遂城虎牢成鄭虎牢曰公其險
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歸其險於一
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杞城宋周曰大
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
辦其發明經旨簡而當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
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檣枕也魯

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
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
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
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
至春秋而終也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
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
公遷書皆用此說通鑑謂五霸無異道先儒
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

伯昆吾商伯大彭豳周伯齊桓晉文以朝
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邵子於五伯取
秦穆晉文齊桓楚莊

鈔桓公命葵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
冬二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
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
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而
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
克段許止而孝悌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

立矣書郕鼎衛寧而義利辨矣書遇子清會
于稷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
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
弗許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
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
篇為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乎懍懍焉春秋
之法也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
惡穀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疆臣

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詩禮務家者
也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
之筆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
會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
亂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灾故以
蔡般弗討而細故是卹也曰用致夫人以嫡
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
臣疆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嚴乎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苑溥夫用
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
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
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朱文公詩以為苑
太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胥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
也書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
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

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諸侯雩上帝於
是會諸侯皆狄春秋之
澳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

大變也有鷄澤之盟而後有澳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鄆之會魯不至及幽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遠啓疆之召而後如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

之惡而私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焉祀先公僭諸侯矣

左氏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

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寤於日月
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
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
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
鼂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
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經或失之亂或失
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
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
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緼之言也左
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

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
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閤
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
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灾祥二也記管晏之事
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
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介甫謂左氏春秋學

十手備閣書
以爲依託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掌
立而復廢賈逵以為明劉氏之為堯後始得

立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

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

史記云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

五此同

荀子謂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

五十三人漢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

餘後漢章和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

姬姓居半當以成鱗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

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

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

同姓之國四十人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

識見於不沐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原有
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
為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影繁恐
未為篤論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觀魏
受禪碑唐六臣傳利蕃而樂亡者有矣
君之於民亦曰忠李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
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
顯於事君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

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忠推餘於終而天度畢
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
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
正時之義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
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
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云
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
諸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自有

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義叟起漢元以來為長歷通鑑目錄用之

王貳于魏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寇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寇梁而讀史管見非之况天子之於臣乎

晉假道於虜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耶三門杜氏以冀亭為異國嘗考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異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大水

郡之冀縣也入顛軫者蓋異戎前此魏公敗大戎于潁水

蓋亦謂首之戎但秦之餘種也晉自有異邑復與之異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

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

生同温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

為活其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

文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

放則死矣故公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鄆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繇之子也史克於繇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繇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

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耻劉道原陳無已有焉

楚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為妻母專殺大臣無國勞母專子祿士庶人母專棄妻母曲隄母貯粟無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于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

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
姦情害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襄以壺殮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
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
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
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
以為原今此即趙襄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古禮議太子
服云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飾經
舞禮不可以訓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
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
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
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
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
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西陸朝覲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
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
雅西陸昴也劉炫云鄭為近之詩三星在天
其說有二毛氏以為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為

心三月見東方朱文公從鄭說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將也宣子

將其樹下夏諺曰一將一譽為諸侯度孟引

驪宣子諺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

非也陸淳又以為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

譏之謂以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

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

是人臣生而謚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

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

蔡墨曰國有豸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

擾龍宗豈其苗裔歟

竊殖愧諸侯之策賈克憂謚傳其惡不可掩也

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

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

受庶幾乎無欲矣

僑不以防怨為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

以分過為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其年遂劫其君愚按襄九年宋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即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戰國策謂忠臣令詐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即左氏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無兩子

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庸文穎注以子庸為子罕皆所未詳

臧文仲廢六閔家語云置六閔注謂文仲置閔以稅行者故為不仁

氣志有文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長叔為違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是夷狄可以猾夏亂華也趙氏震按曰左氏之義未有甚於此也

寬之論長弘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察人殷
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亂自靖自獻周天之命不
持大顛扶入之龜勉從事治亂安危為天之則也
臣職而可為順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
侯使祝佗私於長弘乃長衛侯於盟考之春
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
矣五月盟于臯鼬不存諸侯經無長衛之文
傳未足信也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
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

為司寇古重世族故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
旋皇輿於夷庚注引繁欽辨惑兵人以舡楫
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歲車之所愚按
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
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林成已春
秋論謂孟門即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
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于水經注

匡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呂文靖於李宸妃之喪其意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鞞之與一人俱斃豈斯人歟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舟有用矛樊遲為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

顏高以挽彊名無足恠也

攻媿跂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

八年舊弼韓富文三公之對愚攻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親正攻媿之言本此

南齊書亦用此二語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毋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

凡義疏二卷

魏絳曰靡自有兩氏收二國之燼以戒促而立
少康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真文志辯之
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
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
若靡可謂忠之盛者矣

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
鍾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是候氣之管
氣則風也

諛鼎之銘服氏注疾諛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

是也一云諛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諛之地故

曰諛鼎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

齊伐魯索說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

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

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諛

鼎魯鼎也明堂位曾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

之分

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
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
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
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衆作長
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
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魏
鍾繇謂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民八之占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
實德於遂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
焉韋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鄭

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
為舜後虞思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
思也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龠會稽山
一曰九江當龠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
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
國有禹虛蘇鵠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
以淮南塗沅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
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
李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璠斂仲梁懷服與昌氏

春秋云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至
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說文云孔子曰美哉
璵璠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視之斐若也一
則理勝二則事勝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璵璠
魯之寶玉也如璠說其即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
縱女祁之惡信子鞅之讒錮逐欒盈幾危晉
國忝厥祖矣再傳而告射亡宜哉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子贛之責
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哉

猶秉周禮齊猶有禮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
大熟為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為陽
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為大
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
廣一丈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
成六年此乃韓獻子之言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拜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

慶善曰雜騷用羿浣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
所云謂劉安說耳

列子載商會知政群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
色皆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
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闕凡諸子紀事若
此者衆說苑載祁奚救叔向以藥盈為樂建
范宣子為桓子皆誤

故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
於杜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
端乃杜預也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咸熈緒梁岑之敬所
校左傳諸儒引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
鎬引正觀勅以經籍訛舛由五朝之亂學士
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
證持以詰維維不能對規談太平興國中校
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
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
師授皆有訓說豈可曾臆塗竄以合詞童觀
元賦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讐不可以臆見
定也

新軍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端明者
與在鳳翔時所作議論復殊呂成公博議論
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
子使史駢送賈季幣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
議非是可以見進德脩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
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魏曰制在鄭
曰虎牢在韓曰成臯魏叔恃險而鄭攻之鄭
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
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

夫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
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
皆莫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罷其跡矣自
成風事季而敬籛事襄仲矣家法不脩故曰
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者斯
焉取斯風化猶嫩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
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
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

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
秋不非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
父之名周制方諱諱漢宣帝詔曰古天
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
諱矣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地出顏氏家訓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沕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
河故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勸曹操迎
獻帝或之言曰晉文公納景從豈誠於為義者故
曰諱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平閨內

失之乎境外非也辰孟之事閨內之法安在
哉詩於衛風木瓜猶美齊桓而言風不錄晉
文亦以是夫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著也名不
可得先儒謂召平高於四皓申屠蟠賢於郭
泰

邵子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
誓胡文定謂文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
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楫
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

矣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此雖
大禹之位辜無以過以此坊民猶有立威於
棄灰者

楚之興也算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
興衰視其儉侈而已

樂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
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
皆然顧頡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
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
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顧夷義制唐梁

立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繆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
盟其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偽出
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殺君之惡而其惡益
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
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邠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
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
楚之不習誦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恃哉張睢陽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畏而能自脩者也雖晉之疆能違天乎怠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斯言也蓋有聞於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

不狃之罪人也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於李斯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仇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觀吳韓王成之仇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

已然楚國復興而韓杞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成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焚舟劫蘇贏糧潛行上岵山踰深谿躡穿膝暴七日而薄

秦朝鶴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佐鞅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焚舟劫蘇即申包胥也豈紛員之裔楚之同姓歟淮南脩務訓云申包胥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岵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俄蒙籠歷沙石躡連膝曾繭重脰七日七夜至於楚庭鶴時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涕液未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以左氏考

之即左司馬也戊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
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聞包
胥之風而師法之歟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
其所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竈言鄭
之將火或中或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梓慎言
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
亦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

鉏魔之於趙宣子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
感人至矣商君載甲操戟李林甫重関複壁

不亦愚乎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
災異古史官之職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
史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在漢則太史
公掌天官張衡為日官我朝舊制太史局隸
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中熒惑
入斗同脩國史李壽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
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氏祕書丞蔣繼周言氏
者邠也驛傳宜備非常木淹旬都進奏院災
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

言自景定後，訪臣欲未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禁星官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王申地生毛，明年失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叔輒所以哭日食也。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谿，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威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

晉文所以霸也，有大叔儀、有母弟鱄、衛獻所以入也，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媮也。曰：「子無謂秦無人，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官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窺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為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為盛衰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

大夫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教大矣

宗人豐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蔡丘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

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

君子猶有取焉况吳乎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儀弘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弈觀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

蕭魚之後精神景象非昔矣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

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史記載夫子

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

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

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公魯作

衣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

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

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亦有功於

斯文矣淳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

是為魯詩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

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

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授其學也唯韓非

為辯辭與荀子同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革君心

者必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

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弘正邪雖

殊而啓武帝之侈心則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
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
而以汲長孺為賢宋游為狂晉士習於曠達
而以下望之為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
也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為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
林父會于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
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篡奪之
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

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祛茅尹無字之斷旌其讐一也披
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字執人於官而楚靈赦
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
武帝之免梁鴻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
之量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
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
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蘧

子馮是也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

趙高之事乎爰蓋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

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傳言為楚諫云雍子之經

與傳不同轉磁云國語非丘明作有一轉磁云國語非丘明作

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

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

氏丘明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

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

為詳鄭氏世為楚史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

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成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

博古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

晉語伯宗索上在州犁得畢陽及藥弗忌之難

諸大夫言伯宗畢陽實送州犁于荆畢陽之

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者所謂是

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

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戰國策張

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

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知過言之不聽
出更其姓為輔氏韓非其類知過即智果也
二說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迩者騷離而遠者距

達離也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

皆楚言也揚雄為畔年愁與楚語注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壞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

武子鞅鳴玉以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

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鞅者

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為公子圍以鞅為武

之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

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姁姁為眡眡好致堂作

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鄭語依歷華史記鄭世家注華作華水經注

黃水經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士也韋昭曰

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

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

以證今本之誤上文當作華後河

晉語竇犢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

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
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
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嘆索隱云鳴犢犢
字通鑑外記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
鳴犢三十年書竇犢對簡子誤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
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
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大叔九言論語一
言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

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無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
子曰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
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大一臨吳分真文忠
公奏漢之牽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
聚井晉之御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
臨吳

子產鑄刑書趙鞅指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
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
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

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
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
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褒新禮
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其制一
也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
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詒
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
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管仲之言即

幸伯之諗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
格齊桓之心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
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
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為不幸
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
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
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
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

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
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
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匝淮南子以
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
益之也數好作注雜匝也人生子後子至亥
為一匝俗語出

或以益為皐陶之子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贊
禹人家注皐陶之子伯益也李邕為李思訓
碑云畢子贊禹
甘生和秦
畢與皐同林少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

威文仲聞六夢成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使

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

也列子夷堅聞而志之
服虔注即庭堅也

發不恤締齊女有禮漆室女憂君死委質為臣

者乎列女傳魯漆室
女韓詩外傳云魯
門

而不知有君與
不恤締者異矣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

皆見于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

焉故曰誰能去兵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

取謂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曾有衆
仲晉有胥臣見晉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
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鄭子語二書皆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
者程子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
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
其身
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而墮地未能開目視
者謂之寤生

黃池之會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晉爭先雒
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曰吳
王夫差流耳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然則雒亦嚭之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
子傳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
侯何誅焉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
何也曰正己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
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無諸已

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師保固如是乎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晉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夏有典則商云成憲

周云舊章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官亦此類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三世以下主之注大夫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嘯我注大夫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此大夫稱主也

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早君
矣主君大夫之稱也史記甘茂傳樂羊按中
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
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
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末
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困學紀聞卷之六

困學紀聞卷之七

浚儀王 應麟 伯厚甫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
利明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
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攷公羊氏之
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說非公羊之
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
公羊之學五始二科九皆七等六輔二類七
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
列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
啖趙得於何書監石新論以為啖趙所云出
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
此休一時記錄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
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於孝
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喻
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于隱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荆曠違命出奔
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句侵齊聞

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
史議封焉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
顯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
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
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
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
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
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劌也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
荆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
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
戊午謹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
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上白世哉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讎者無時
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
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
琳桓温之徒也其可褒乎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
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其心盈亦
甚矣穀梁以為美非美也孟子以為盛有激
而云

以衛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
乎又以仲孫何忌為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
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用致夫人公
羊以為姜氏譏以妾為妻也董仲舒謂成風
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
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

魯其臣無一江霧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蕞城也
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
以為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蕞城顏注
云蕞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
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蕞字當
從漢志作蕞音初為反與左氏合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
漱浣荀將踊為詐戰往黨往殆于諸累恆如
昉摺脰之類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

多齊言翹劫曰媒疾為戚栗為猗漚曰倭推
為終葵手足擊為駁全菹為芋祭為墮題肩
謂擊征滑曰漚相絞訐為掉磨無髮為禿揭
糠為相殷聲如衣祈之言是之類是也方言
之異如此則書之詰誓其可疆通哉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
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
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己以為
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子之言
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為禮以為孝其害

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
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
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
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
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比服心喪之文
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
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為巧
飾經傳以附人情預但知春秋衰世之禮而
未先知王制禮之本也
此其於左也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
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
善而從乎孝經序彙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
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
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
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
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
秦自殺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
為狄自殺之戰始止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

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

伯宗攘彊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
趙佗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
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于史者漢有

所忠類韻駟柳誌駟後漢有所輔類韻斬劉風

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魯有所氏非

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翬挾柔弱宛先儒謂大

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為所非也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

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

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

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特年三十五定以

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

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威榮緒以宣尼

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

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

可考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期侯國不共貢職
而使石尚歸賑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

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曾是以為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

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揆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為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其或作公出穀梁注鄧公地

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倣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

漢書但云魯學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
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
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
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
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有常師之號是
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
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
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

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
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
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
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
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
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
子焉知禮則擅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卧
而碎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
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衛虎欲宵攻王舍有

若與焉可謂勇於為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曾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

之言如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謂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為宅茲匪義迹其為宅注引論語里人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

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
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
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致堂云：里
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為起子理明，辭達也。田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
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
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若諸家解何
用加二字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
故曰十歲之日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
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
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
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見好物篇
然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晏空不取虛
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
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棠家。

語以續為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
羔羊之絮無申崇之欲亦以楊為崇則申崇
申振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
振魯伯本朝祥符封振文登侯又封黨淄川
侯俱列從祀黨即崇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
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
振申崇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振
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
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
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為右橐孟康之說未知

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大師摯適齊
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為周平王
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
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
表列大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
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
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
兩事為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
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

渠後孔安國注

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
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為
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
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
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
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
列子引皇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
謂行之及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

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
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
於問禮之際有啓蒙非以為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
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伐因立互鄉縣
其城猶存鹿邑屬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
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
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
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

之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未。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

亭一言而召。五胡之駢。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馬裴晉公。淮西賓。仇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頽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崩。巖崩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緇也側基反而

釋文以鄭為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

按儀禮疏古緇紵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

不誤紵帛之紵多誤為絨周禮純帛注純實

緇字古緇以才為聲釋文純側其反絨字從

紵無音也取說文集解 紵音亦非也集解

君子不以緇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

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緇在纁

緇之間爾雅一入為纁禮練衣黃裏纁緣練

冠麻衣纁緣蓋孔氏誤以緇為纁則緇不可

為近喪服集註謂緇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

注正義曰一入為纁未出何書又云三

正為 注練以緇飾衣以纁緇為纁當以石松之說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

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

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

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合文嘉有

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

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

與太極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禮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

作頌以時，邇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

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呂氏春秋以為人姓

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

兩用心之戒。

言無所用之心者當以博奕為

陶係之

曹操祭禱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

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

吾與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

舒春秋繁露。

謂四產得八男皆周子

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皆語文王詢

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

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

穆伯子之以惠林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

皆誤

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丘墨翟畫日諷誦習業

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

周公孔及於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疏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又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

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

荀卿以此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

務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

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兌字公信

伯長也夷謚林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

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其宗問陳彭年墨

秋以伯夷林齊之上問見何書胡明仲曰

少陽篇以夷齊為伯林之謚彼已去國隱居

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

而已矣

維溺荷蓀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

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義之斯人清風

遠顛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眎世俗殉

已開卷七

廿七

利亡恥。龔長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捨雉得而渡，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為此說。朱文公集注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為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起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聖門三字銘也

為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五

謂此是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峰曰：草木生於粟粒之前，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後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前用樂韻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為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

曾子之言為孔子

下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為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于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為得

其實

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為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絮齊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

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蛇見寢石以為伏席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莠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李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

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邾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所上書求余夢或諱夢中以太學

非惟裳必殺之鄭康成云惟裳謂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

要見春秋正義

集解不取集注用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

鼓仲圭。皆余同年。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為諷。則與詠

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澤元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論

傳

集注蓋伯至於孫林父。寧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寧殖當為寧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立是以為史。而不是以為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曾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據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弟子列禮殿

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後享公伯寮非孔子

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

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孫亶字

子象史記索隱以為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

焉禮記檀弓言縣子豈其人與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

戲譏按荀子法行為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

夫子之門何其雜也辨也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

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

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簞一於正而已論學則

曰正心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

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蓋即莊子所謂

信之信尾生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文釋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為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

年

二年南崩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九
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為之事
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
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太史公稱子貢一
出存
論語一戰國魏客視子貢也又列子貢聞一殖傳以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
勿蓋去惡不力則為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為好學所問曰為仁曰為耶成已
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棠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

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
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
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
常五家而無虞翻注有虞翻依家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
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
子止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
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馮氏曰子思
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
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詳而許冲上其父

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
不責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
子心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心守
景迂之學以孟子為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
孟子集注取荆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
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
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以近世所傳刊誤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
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
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
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
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
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與孝
經補異
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
言為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志

肅之書本於此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闕門
篇為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
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
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
為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孝教者教孝故皆從孝

字德胡蒙齋謂古孝字只是孝字昭字愚按古文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林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

系一作彙

曰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
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傳

注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
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
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愚謂梁元
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
學也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

勸孝文曰侍郎王公蓋梅見人禮塔呼而告

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

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

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

配明矣謂禮記上宗用也禮非祀無豈昭

義之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

昊天罔極未為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

易筮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困學紀聞卷之七

困學紀聞卷之八

浚儀王 應麒 伯石甫

孟子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朝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述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

為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

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洞酌

吳才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

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

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

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

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

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

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

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未殷鑒

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

名通孟子而實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

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

道以施於春秋又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
縻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
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
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
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鄰忌鼓琴
安知與衆樂樂惠故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
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廢士吹竽乃宣王

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
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柱叔向聞
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
之三月而溝渠備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
濡足而况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
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
為正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
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女

明作傳以授曾申

曾西之學於此可改

楚闕宜申公子

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鄧惲曰孟軻以疆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

之所不能為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

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

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

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

子皆入父之塗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

踰輕任并重任分頌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

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

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入者必

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

以是觀之

棄禮捐取秦所以敗取尚失所皆所以替取之

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

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

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為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為學官小司成龔益初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畧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

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

陶淵明委心之言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

內涵六字

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

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

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曰子方子方之後派而為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柝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楊朱書見下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文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無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季楚世家有鄒費邾邽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權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已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老泉三子知聖人行論誤以汗字為句趙岐謂
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汗下亦非孟子
之意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
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
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
聖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與
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與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
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薛文公

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
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
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問之曰
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
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
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
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
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
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期義之
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
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
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
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
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

熟之莢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
侯之寶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登見之董公未說漢
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
軍緇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
為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

謂豪傑之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

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

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

貴為賦此以陳楚與陽穀也言餘論也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克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

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詠去而不能推則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痲疾痛之不知存而

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

世之損益此言克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

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

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遠禽獸不遠此言

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關不濟養則不能推

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馱有為矣必曰有守不

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習曰入

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

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

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

事可謂義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俱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

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蓋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致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

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揚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治者可與言道矣

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即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害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

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禍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含齒靈龜視我朵頤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教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藝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于今乎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

宿於畫水經注云畫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

八里所謂畫中也俗以畫水為宿留水以孟

子三宿出畫或云畫作畫後漢通鑑作畫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

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

民應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

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

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

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備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備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其作備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民食貨志作歛是也夫豐歲不歛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放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前項之讀
教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勅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

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尔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尔國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八國謂四極以西極之水也中
爾雅疏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稟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弁於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弘廓閭傳介悵夏悞蒙贖取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

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求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田氣和為正光此之謂玉燭其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求風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捷為文學注二卷一云捷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類延之

曰伯姪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後母
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
與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文明不及伯叔
甥字有男見不及後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
集段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
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曰者之但云兄
之子弟之子然後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傳負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呀為作頓慨傳者
也西京賦或葵懷羊璞亦
懷羊爾雅雅魂曰未詳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

有園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
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藜藿字書不
見相禮學者取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類苦茶注今呼早來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
薺說文茗茶芽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茶茗飲

出近世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
此也

終軍之對黠鼠盧若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
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駭可謂善讀爾雅矣

蔡謨不識彭蠡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按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為死蒼頡出見禿人伏水中因以制字

說文叙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

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

法書大篆刻符尉律尉律即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渡丁顏氏解為蠲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杜殊敬

自度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董道遠除正字謝啓叙學涉獵詠治其略云經不悟於郭亡闕文後存於夏有馬不足一

者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書殘武
殪頌亂湯齊烏寫混淆魚魯雜綠增河南之
邑為雒咸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罪不從辛
絕下則對目去口糞合而棘氏微口之省而
疎姓絕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蕙分亭於
八寸之策執異為宗丁尾亂真鉤須失實書
六畫冒而既謬國名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
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初祁隸體散亡共守
鬱聲之鉞鎮定銀鑄之名車改金根之目知
一東二維之為未指二首六身之為未都章

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國史傳疑考義共成
於三豕傳會作九禾之秀雖析為三刀之州
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定經之名誤合
日月之為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氏書
忘形蒙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於衆
三十七未是語世梁父七十二家名雖具在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誤存舟二問之為
航安識門五日之為閩學者徧觀異書而求
其安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
類叙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

古字開元又發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

隸古而後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

可慕書為隸則古也非

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

書由何始說文篇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

戶之文也

夾漆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

氏跋詛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

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刺

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

月乙子或云丁子呂與糾考古圖謂嗣王踰

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

子世質入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

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二二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

糾鄭也而呂與叔以為鄒簠銘中上一字歐

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為

張周義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為罔曰穆王

時伯罔也而與糾以為石古文難攷幾於郭

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斬綽縮肩壽伯頌父鼎銘
用斬巧百祿肩壽縮綽孟姜敦銘縮綽肩壽
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
房中歌云克綽求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
長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禮之墳秦存展季
之璣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

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
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

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額命云齊侯

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矣

清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

卿官也說苑載卿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

懷王遠屈平遷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

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

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

國之滅楚最無罪及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

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秦詛楚邪楚詛

秦邪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叙通論祛妄類聚
錯綜疑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
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
氏說文參釋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
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是足也宋符瑞
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
鳳凰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壅字皆章草

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

答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

歷不同蓋指此也今攷通鑑安帝永初二年

六月乙未朔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車旁行為書記顏氏注今

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

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

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

夾際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

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杜子美曰讀書
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
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
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
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
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為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
分破而隸書出隸書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
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
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廣有語云隸書張悛

隸云隸書云者隸造字皆真正亦曰真
書今文云柱葉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慶定律呂聲音以正天
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
闕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文而日月星辰備
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闕一翕
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
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
之書本于此謂闕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
閉後開者春也絀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
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

作韻者亦有所至也。樹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際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為二十圖，夾際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後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後見入華人，則一音諫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為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字其

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觀國正必有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二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際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為譬况之說，孫炎始為反語，攷古編謂周顯始有翻切，非也。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脩，今人以三書為一，或謂廣韻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今平聲分上

下以一先二僂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
真字而來愚致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商
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
已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
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
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放李
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
一篇則始分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
約若陸取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
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沈

存中云楚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潛虛以夔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古

故夔字
碧落文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現孟歸字有

齊歸觀左其遺則多矣貴育請孟貴夏育也

廣韻以貴為姓古有勇士貴育諫矣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譏古今文字為韻海鏡

源三百六十卷以已荒萬彙其廣如海自來

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

傳

韓非正志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

私謂之公說文云自營為公背公為公

宋元憲寶翫佩觿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
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
字

英際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
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嬰劉襲回之皆

字書所無

梁四公記亦然

隋志以蒼頡訓纂傍喜為二蒼君說文繫傳以蒼

頡爰歷博學為三蒼并訓纂為四篇

急就篇沐浴搦城窠合同莊子外物篇皆城可

以休老亦作搦城

不字本方久及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

音箕

破如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

攻規

季禴象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

世續求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

孔子曰春秋始見于太史公滑

禮樂詩書易春秋為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

藝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或云七經

後漢趙典蜀

秦如東受

七經

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

子

相如

或以五經

五緯為十經

南史周或云九

為天道

經

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考

經釋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

名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

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

皇帝王伯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

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

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

吾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云
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易知詩
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
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攷之漢史文

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

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為博士

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

經博士濡沐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

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

獨舉其四益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耶默淳晉裴頡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後蜀孫逢吉等本朝

唐熹平石經

唐儒學博士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詒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

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鏡石也舊唐紀云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幸臣判祭酒鄭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玄度狀今所詳覆多曰司業張參五經字為集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玄度非參也

皇覽家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

家皆以黃腸題漆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
王不常家視未燒詩書愚謂儒以詩禮教家
孟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家以求詩
書漢儒之陋至此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必博見然
後識其真偽當政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
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
但尋行數墨也

虞博厲學曰聖入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

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
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
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
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
教所以治人不為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
為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
於一陸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
為經書春秋實史耳

一也文中子
之言當矣

韓陶之真歌五子之
皆載於書則詩與書

三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

農師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揚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在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

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
令孔維邢昺定頒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今按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尤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軋擊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

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祀歷樞舍
神務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
儀耀嘉汁音徵孝經緯接神契鈎命决春秋
緯廣孔圖元命包文耀鈎運斗樞感精符合
誠圖考與郵保軋圖漢含學佑助期握誠圖
潛潭巴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議在七
緯之外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
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內學隋焚其書
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識緯歐陽公欲取
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恠異

之言感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
為下愚攷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
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
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
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
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
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
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

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
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蠟寺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齊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
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
矣神類是以聖人為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
約取之無識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
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
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
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

王之道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
燕說也莊子云玄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謚孔
子為玄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

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
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
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
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
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
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
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

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頌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况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帷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荅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姦言以罔上秦有擔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困學紀聞卷之八



